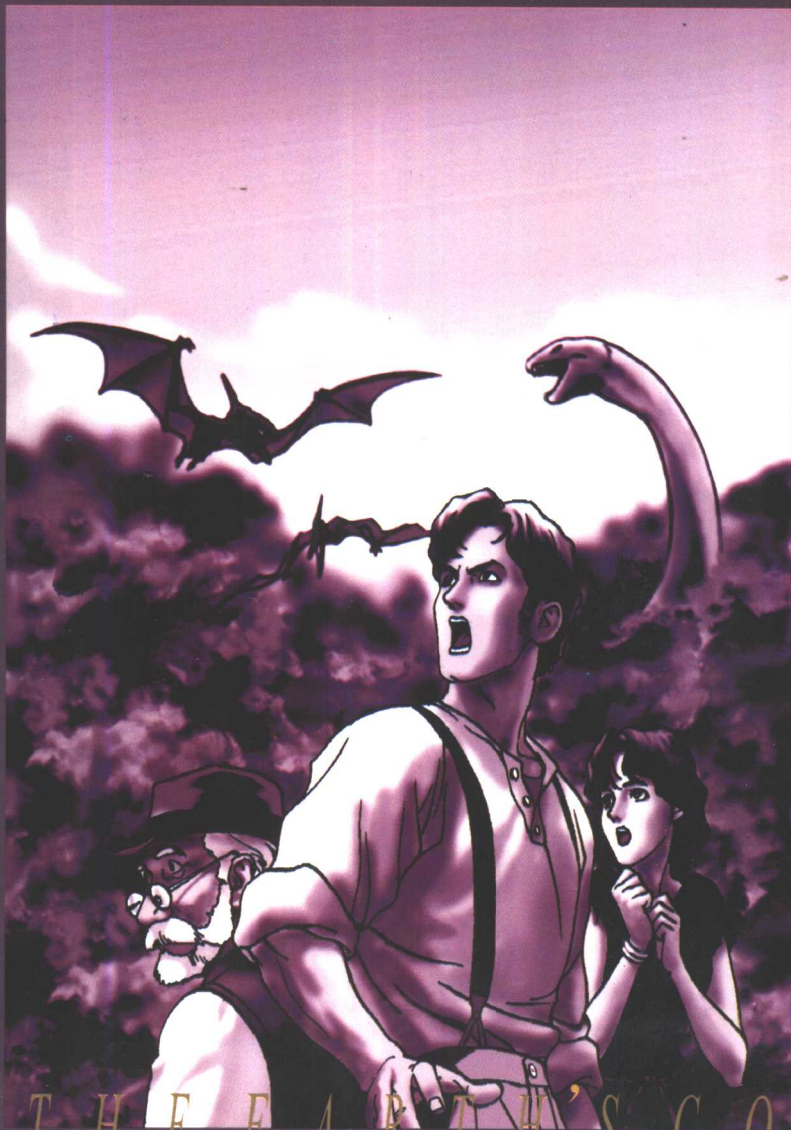


地心之旅系列（插图本）之一

地心历险记

【美】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著 张丽◎译



A T H E E A R T H ' S C O R 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心之旅系列（插图本）之一

地心历险记

[美] 埃德加·赖斯·巴勒斯 著
张 丽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心历险记 / (美) 巴勒斯 (Burroughs, E. R.) 著;
张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0

(地心之旅系列之一)

ISBN 7-5004-3130-9

I. 地… II. ①巴…②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2625 号

MA 2.6/10

责任编辑	曹宏举	封面设计	草 尾
责任校对	李云利	封面绘画	李 晋
技术编辑	李 建	文内插图	李 晋 吴建之 朱 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5

字 数 102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定 价 1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引子	(1)
第 一 章 冲向永恒之火	(3)
第 二 章 一个神奇的世界	(13)
第 三 章 变换主人	(24)
第 四 章 美女黛安	(31)
第 五 章 奴隶们	(42)
第 六 章 恐怖的开始	(52)
第 七 章 自由	(59)
第 八 章 马哈斯神殿	(66)
第 九 章 面对死亡	(80)
第 十 章 重回佛彻	(89)
第十一章 死了四个马哈斯人	(102)
第十二章 追踪	(109)
第十三章 狡猾的人	(114)
第十四章 伊甸园	(120)
第十五章 重返地球	(141)



引 子

首先请记住：我并不指望你真的相信这个故事；也不指望你倾听了我最近的经历后会产生什么兴趣。事实上，在最近一次伦敦之旅中，由于兴奋冲昏了头脑，我兴致勃勃地向一个皇家地质协会会员讲述了我的经历。这种做法真是愚蠢得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

你肯定会想，我一定窥察到了某种罪恶，它比偷窃宝塔里的王冠宝石或是给国王陛下的咖啡里投毒更为可怕。

我很信任绅士，但我还才讲到一半，他就手脚冰凉——我所有的梦想，关于荣誉成员资格、金质奖章和流芳百世的梦想，都在他北极般冰冷的态度里，在稀薄的空气中化为乌有了。

但我相信这个故事。而且，假如你和那个博学的皇家地质协会的绅士像我一样，也亲耳听到那个人讲述这个故事，你们也会相信的。如果你像我一样亲眼看到了那双灰色眸子中闪烁的真理之火；如果你能亲身感受那个平静的声音中包含的真诚；如果你能意识到所有这些感动你的东西——你，也会相信。你甚至不需要最终的目击证据——他从内部世界带回的那个令人恐怖的动物。

我是偶然碰到他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意外吧。当时是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地带，他正站在一个山羊皮搭成的帐篷前。他的帐篷建在一个小绿洲的一块棕榈树丛中，紧挨着的



是一个阿拉伯村落，大约有八到十顶帐篷。

我从北边过来是要捕猎狮子，我的队伍由十二个生活在沙漠里的孩子组成——我是惟一的白人。当我们走进这一小块葱绿的树林时，我看到这个男人从他的帐篷里走出来。他用手罩住双眼，专注地凝视着我们；看到我后，他就赶紧迎了上来。

“一个白人！”他喊着，“感谢老天爷！我已经在这儿盼了你很久了；每次我都希望来的是个白人，然而每次都要落空。请告诉我现在是哪一年？”

知道答案之后，他像被迎头痛击一般摇摇欲坠，不得不抓住我的马镫以支撑自己。

“不可能！”过了一会儿，他喊起来，“不可能！告诉你你弄错了，或者，你是在开玩笑！”

“我说的是真的，朋友，”我重复说，“我为什么要骗一个陌生人？即使要骗，又怎么会在日期这种简单的事情上骗你？”

过了一阵子，他站了起来，低着头，沉默不语。

“十年！”最后，他咕哝着，“十年，我还以为最多不会超过一年！”

那天晚上，他对我讲了他的故事——就是我告诉你的这个故事。我凭着记忆，尽量用他的原话讲述。



第一章 冲向永恒之火

我叫戴维·英雷斯，大约三十年前出生在康涅狄格州。我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矿场主，他在我十九岁那年就去世了。如果我能在两年内介入我将要继承的这份庞大生意，而且有贡献有成果，那么他所有的财产都将在我达到法定年龄后归我所有。

我竭尽全力去完成父亲的遗愿——不是为遗产，而是因为我热爱并尊敬我的父亲。我在矿场和账房辛苦地工作了六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希望了解生意的每一个细节。

这时，阿伯纳·佩瑞的发明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是一位老人，把漫长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完善机械化的勘探器。他业余时间研究化石学。我看过他的计划书，倾听过他的论证，也检视过他的工作模型——然后，我被说服了，我向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让他去建造一个标准尺寸的可应用的勘探器。

我没有参与建造的具体过程，但它现在就躺在沙漠里，离这儿大约有两英里，你明天骑马穿过沙漠可以看到它。概略地说，它是一个一百英尺长的钢制滚筒，在需要的时候能旋转着穿透坚固的岩石。据佩瑞说，在那个发动机的操作下，一个旋转的强大钻孔机在一立方英寸上产生的动力比别的发动机在一立方英尺上产生的还要大。我记得佩瑞过去常说：那个发明本身就会给我们带来难以想象的巨额财富——



在第一次秘密试验成功之后，我们就想把事情公诸于世——但佩瑞没有再次进行试验，而我也是十年之后再次进行的。

在我的记忆中，那件大事好像发生在昨夜。那天晚上，我们去试验他那个神奇的发明究竟有多大的实用性。接近午夜时分，我俩向高塔走去，佩瑞建造的“铁鼯鼠”（他对勘探器的习惯称呼）就在塔里。“铁鼯鼠”的大鼻子直搭到空旷的地面。我们穿过许多门，进到外层扩罩，又关好门；然后走入驾驶舱，打开了电灯。驾驶舱里放着许多控制设备包在软管里。

佩瑞注意着他的发动机和大风箱；风箱里装着化学养分，能自动制成新鲜空气，以更新呼吸消耗的氧气；这些工具能记录温度、速度和距离，还能检测出我们穿过的材料是什么。

佩瑞检查了操舵设备和强大的齿轮；“铁鼯鼠”通过齿轮把它神奇的功率传送到巨大的钻头上，钻头就安装在这个奇特物体的大鼻子上。

我们在座位上系好安全带。座位前方设置了一个横栏，所以不管它是奋力向下进入地心，还是沿着煤层的缝隙水平前行，或是又垂直升回地面，我们都能抓住横栏支撑着不倒。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佩瑞低头祈祷，有一会儿，我们都沉默着；然后，这个老人的手抓住了启动操作杆。从我们下方传来可怕的轰响——这个巨物颤抖着、震动着——接着传来急冲声，松散的泥土在内外层扩罩间的空处穿过，又随着我们的前行而沉落下去，我们出发了！

声音震耳欲聋，并伴随着可怕的震动。有好一会儿，我们俩谁都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只是在摇晃的座位上，紧抓



住横栏，就像谚语形容的那样“绝望的溺水者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佩瑞瞥了一眼温度计。

“上帝！”佩瑞喊起来，“这不可能——太快了！距离测量仪上的读数是多少？”

距离测量仪在舱中靠近我的这一侧。我转身去看，这时只见佩瑞正在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升了十度——这不可能！”然后他发疯似地用力拖住操作轮。

我终于在昏暗的灯光下找到了那个小罗盘。于是，明白了佩瑞为什么如此不安，我的心也不由得沉了下去，但我开口的时候，还是把扰乱我的这份恐惧掩藏起来了。

“佩瑞，是七百英尺，”我告诉他，“你还来得及把它转向水平方向。”

“那么你最好帮我一把，我的孩子，”佩瑞回答，“我自己无法改变它这种向下状态。上帝保佑，让我俩的力量合起来够用；否则，我们就完蛋了。”

我慢慢挪到老人这一边，从未像现在这样对我年轻而强健的肌肉产生怀疑，尤其是对它能否驾驭这个巨轮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这也不是我的信心有了动摇，我的身体向来是同伴们嫉妒的对象，总是让他们丧失信心。因此，我的身体得到了比它的先天素质更高更多的扩充和训练。这种巨大力量自然而然使我产生自豪感，不惜用尽一切方法来照顾和发展我的身体和肌肉。打小就开始接受拳击、足球和篮球训练。

所以我开始还极端自信认为自己能控制这个巨大的铁轮，但是现在，即使我用尽了每一分力气，我所做的最大努力也不过像佩瑞一样毫无用处——整个事态都不可逆转了——这个残酷的、愚蠢的、可怕的事实就是：它正在将我



们引向死亡之路！

最后我放弃了徒劳的挣扎，回到了座位一语不发。至少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可说的，除非佩瑞要求祈祷。而我也确实相信他会的，佩瑞从未放过任何能加进一段祷告的机会，他在早晨起床的时候祈祷，饭前祈祷，饭后祈祷，晚上睡觉之前还要祈祷。其间，他还经常找各种借口来祈祷，即使以我世故的眼光来看是那么牵强——既然他要死了，我明确感到，我将目睹一次最完善的“祈祷狂欢”——如果可以把这个神圣的行为以这种比喻来形容的话。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死神已盯牢了他，阿伯纳·佩瑞却表现得像另外一个人。他嘴里说出来的不是祈祷，而是一段清楚而平静的诅咒语，都是针对这个难以应付的顽固机器。

“我在想，佩瑞，”我责怪他，“像你们这样宣称信仰宗教的人，在死亡即将来临时，应该祈祷而不是诅咒。”

“死亡！”他喊道，“死亡令你觉得讨厌吗？死亡同这个世界将要面临的损失相比，它什么都不是。噢，戴维，我们在这个铁罐子里要为科学所缺乏的东西做实验开拓，我们要利用一种新的工具带动巨轮，它产生的动力相当于一万个人的力量。”

“通过这个现在正带着我们冲向永恒的地心之火的伟大构造物，我会有许多发现，简直不值一提。只要这些发现不被埋葬在地心之墓。”

坦率地说，我更关心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而不是这个世界将要受到的损失（是不是损失还是个问题）。至少，它的死亡，世界还一无所知，而对我却是可怕的事实。



“我们能做什么？”我问道，用低沉而平静的声音掩盖着自己的心绪不宁。

“我们可能在这儿停止，等到空气箱子耗尽，然后我们窒息而死，”佩瑞回答，“或者，我们也可以带着微薄的希望继续前进，以后也许能有充分的能力扭转它，让它从带着我们冲向地心的垂直方向画一个圆弧，最后把我们送回地面，如果在达到更高的地心温度之前，能成功地做到这些，我们也就可能活下来了。我们成功的机会大约只有几百万分之一，如果不成功，我们会死得更快，但这也比傻等在这儿，慢慢地在恐怖中死去要好得多。”

我看了一眼温度计，它仍在摄氏十度左右。我们在谈论“铁鼹鼠”时，它已经穿过了一英里的地壳岩石。

“那么，让我们继续，”我回答，“以这个速度很快就会有结果。佩瑞，你从来没说过这东西的速度会有这么快，难道你也不知道？”

“是的，”他回答，“我无法准确算出它的速度，因为我沒有仪器去测量这个发动机的巨大动力，不过，我推算了一下，我们应该保持每小时五百码的速度。”

“我们现在的速度是每小时七英里，”我向他说出结论。我坐在那儿看着距离测量仪，问道：“佩瑞，地壳有多厚？”

“有多少地质学家，就有多少种推测，”佩瑞回答，“其中一种推论认为它有三十英里，因为地心的温度是不断增加的，大约每六至七英尺深就增加摄氏一度，离地表最远处的地心温度，足以溶解世界上最耐熔的物质。另一种推论认为，即使地球不完全由固体构成，它的地壳厚度至少也不少于八百至一千英里。所以你看，你还有机会。”



“如果它被证明是全固体呢？”我问。

“戴维，对我们来说，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佩瑞回答，“以最乐观的估计，我们的油料也只不过能维持三至四天，而氧气不会超过三天。只要这两样不出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安全地穿过八百英里的岩石到达目的地。”

“如果岩石层太厚，我们在离地面六百至七百英里的地方就将停下来。但最后一百或五十英里的行程会让我们尸骨无存。我说得对吗？”我问佩瑞。

“非常正确，戴维。你害怕吗？”

“我不知道，事情来得太突然，我甚至觉得我们俩还没意识到形势的真正的可怕性。我知道我应该不那么恐慌，但我做不到。我猜想，这巨大的震惊已经让我们的感觉麻木了。”

我又转向了温度计，水银上升得不再那么迅速。尽管我们已经穿过了接近四英里的厚度，它现在还只有摄氏一百四十度。我告诉了佩瑞，他不由得笑了。

他对此只说了一句：“我们至少已经打破了一条理论。”然后就开始诅咒操作轮，还自认为流利得很。我曾听到过一个海盗的咒语，但与佩瑞熟练而富有科学性的咒骂相比，他看起来最多也就像是一个新手。

我再一次试图用手控制操作轮，但这个举动就像试图摇晃地球一样。在我的建议下，佩瑞停止了发动机，我们休息了一会儿，然后我又使出了浑身力气，尽量去改变事态的发展情况——但结果就像我们在高速行进时那样毫无所获。

我悲哀地摆了摆手，并示意保持开始时的水平。佩瑞把操作轮拖向自己，我们再一次以每小时七英里的速度冲向永



恒。我坐在那儿，眼睛紧盯着温度计和距离仪表。现在水银柱虽然已达到摄氏一百四十五度，但升得很慢。不过在这个金属监牢的狭小空间里，这个温度已经令人难以忍受了。

大约在中午时分，或者说在开始这次倒霉的旅行之后的十二个小时，我们已经穿过了八十四英里的路程，这时水银柱上升到摄氏一百五十三度。

佩瑞变得越来越有信心，尽管缺乏粮食，他仍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真是难以想象。他不再诅咒，反倒唱起歌来——我觉得这种旋律最终影响了他的心态。几个小时过去了，他只是不时地问我仪器上的读数，而我告诉了他，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不说话，我的脑子里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懊悔。我回忆起以往日子许多事情，觉得应该为自己额外拥有的这些生存时光而高兴。那是在安德沃的拉丁人聚居区发生的事。当时我和高汉已经把火药放进了干燥室——几乎杀死了一个人，然后，理所当然地，我也差点丢了命，并为这件事情作出了相应的甚至更大的补偿。现在这温度已经足以让我初尝死亡的滋味，再高几度的话，我想我会失去知觉。

“现在仪器的读数是多少，戴维？”佩瑞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悲观想法。

“九十英里和摄氏一百五十三度。”我回答。

“该死！不过我们已经把三十英里厚度的理论打破了！”他兴高采烈地喊道。

“这会对我们有极大好处！”我也吼着回答。

“但是，孩子，”他继续喊，“你来看看，那个温度读数难道不意味着什么吗？为什么六英里了它还不上升？想想吧，孩子！”



“是的，我正在想，”我回答他，“但是，不管温度是摄氏一百一十三度还是摄氏十五万三千度，当我们的空气供应耗竭时，我看不出它们还有什么区别。我们只有死路一条，无论如何，没有人能知道它们的区别。”不过我必须承认，因为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这个保持不变的温度确实改变了我原本已丧失了的希望。我无法弄明白自己在希望些什么，我也做不了什么努力。正如佩瑞努力说明的那样，事实正好是突然冒出了几个准确而专业的科学假说，这就使事情显而易见！我们不知道在地心里面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憧憬着最好的前景希望，至少在临死之前可以这样——只要没死，希望对于我们的快乐情绪就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乎逻辑的推理。所以我接受了它。

在到达一百英里的时候，温度下降到摄氏一百五十二点五度！当我宣布这个读数时，佩瑞凑过身体，紧紧地拥抱我。

从那时起直到第二天的中午，温度继续下降，直到冷得让人感觉不舒服，就像先前热得无法忍受一样。在到达二百四十英里的厚度时，我们嗅到一股刺鼻的氨水气味，温度也下降到了零下摄氏十度！这种严寒我们差不多忍受了两个小时。离地面二百四十英里时，我们进入了一个坚冰层，这时水银柱迅速上升到摄氏三十二度。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我们穿过了十英里厚的冰层，最后钻过了一个又一个氨水层，在这儿水银柱再一次降到了零下摄氏十度。

慢慢地，它又升了上来。此时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最后将接近熔化的地心。在四百英里时，水银柱像得了狂热症，已经达到了摄氏一百五十二度，我盯着温度计。它在缓



慢地上升。佩瑞已经停止了唱歌，终于开始祈祷。

我们的希望受到了致命的重创。最终，不断增加的热量在我们的错觉里显得比实际中的更强。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看着这个无情的水银柱不断地升啊，升啊，在四百一十英里时温度达到摄氏一百五十三度。现在，我们屏住呼吸，非常紧张焦虑，开始不太理会那些读数。

摄氏一百五十三度，这曾经是冰层上的最高温度。它还会在这一点上停止升温吗？或是将继续无情地攀升？我们知道已经毫无希望了，但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执着，我们还是继续希望着，以对抗这一确定不移的事实。

空气箱里的空气已经衰竭了——剩下的宝贵空气无法让我们再支撑另一个十二小时。但我们还能活着知道或关心这些吗？似乎不可思议。

四百二十英里时，我又看了一下仪表读数。

“佩瑞！”我喊道，“佩瑞，下降了！下降了！又回到了摄氏一百五十二度。”

“该死！”他喊道，“这意味着什么？地球的中心会是冷的吗？”

“我不知道，佩瑞，”我回答，“但是感谢上帝，如果我死了，我也不是被火烧死的——我害怕这样，只要不被烧死，我就敢面对任何方式的死亡。”

下降，再下降，水银柱终于回到了离地面七英里时的高度。可是突然之间，我们意识到死亡正在逼近，佩瑞首先发现这一点。他正对着空气调节阀发愁，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呼吸困难。我头昏，四肢沉重无力。

我看见佩瑞瘫在座位上，抖了抖身子又重新坐直了。然



后他转向我，说道：“再见，戴维。我想该是结束的时候了。”然后，他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再见，佩瑞，祝你好运。”我也报以微笑。但我还是尽量克服可怕的昏睡，我还很年轻，我不想死。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用尽一切办法与这可怕的死亡做斗争。开始，我发现爬上这庞然大物的高处可以多呼吸一些空气，这让我支撑了好一会儿，大约在佩瑞屈服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慢慢意识到，死亡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我同它的斗争力量悬殊太大，我无法坚持下去了。

我尚存最后一丝意识，于是机械地转向距离测量仪。它正指向离地面五百英里的地方。突然，一个巨物让我们慢慢地停下来。摇晃驾驶舱的“嘎嘎”撞击声消失了。这个巨大钻头的疯狂速度表明，它正在空气中轻松地前进；接着，另一个现实出现在我的脑海。这个勘探器的尖头正在我们上方，它慢慢地向我显示着，穿过了冰层后，它已经向上前进了。我们已经加速向地壳前进了。感谢上帝！我们安全了！

我把鼻子伸到进口管里，这是勘探器穿过地球时的通风管道，我的美好愿望变成了现实——一股新鲜空气涌进了舱内。这让我一下子崩溃了，我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一个神奇的世界

没多久时间，我苏醒过来。我只记得先前在爬大梁的时候，一阵巨大的冲击向我袭来，随后掉到了这个小舱的地上，剩下的就什么都知道了。佩瑞还没有醒过来。我生怕他已经去见上帝了。赶紧撕开他的衬衫，把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听了听。感谢上帝，他还活着，心脏还在有节奏地跳动着。我在罐里把手帕弄湿盖在他的前额上，过了一会儿，又用湿手帕擦了擦他的脸。这样反复几次后，他的眼皮动了动。又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脸上带着不解的表情，看来他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佩瑞站了起来，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惊讶的表情溢于言表。

“发生了什麼？戴维。”他喊道，“这是什么味道？我还活着吗？我们到了哪里？”

“我们会安全回到地面的，佩瑞。”我大声说，“但现在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只顾着弄醒你了。该死的你却对着我大喊大叫‘上帝’！”

“你说什么？戴维，回到地面？到底怎么了？我昏迷了多久？”

“没有多久。你不记得了吗？当我们钻到冰层时，脚下一阵猛烈地旋转，然后就什么都知道了。先前我们都注意到，钻头现在在我们的头上了，而不是脚下。”

“你是说我们跑到了冰层的下面？戴维，这是不可能的。

